

【美】帕·安德森 著 孙越 等译

總統的情婦



华盛顿一律师刚从巴黎归来，即惊悉他昔日的女友——

后竟成为总统情妇的顿娜突然被人杀死在一幢豪华的
律师不顾个人安危，决意弄个水落石出。小说形
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虚伪性……

12

100

總統的情婦

1

1

总 统 的 情 妇

〔美〕帕·安德森 著

孙 越 黄厚江 陈 铎译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内 容 提 要

华盛顿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本·诺尔顿刚从巴黎归来，就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向他披露一位他所熟悉的女郎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被害。诺尔顿赶到现场一看，原来是他昔日的恋人，而现在已悄然成为总统情人的顿娜。经法医验证，顿娜已怀孕3个月了。凶手是谁？诺尔顿暗下察访，然而一件件怪事迭起，证人推翻证词、知情者先后惨遭毒手、顿娜写的一部实录总统风流逸事的长篇小说不翼而飞……。诺尔顿不畏诬陷与暗害，不受利诱，深入虎穴，终于使包括总统在内的上流社会合谋杀害顿娜的真相大白。

小说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虚伪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社会的窗口。作品故事情节层层递进，扣人心弦，推理与描述相结合，译笔流畅，令人卒读为快。

第 一 章

马上工作！马上工作！马上工作！

聚集在拉费特街心公园的成百上千个男男女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这喊声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传进了白宫高层的窗口。此时此刻，合众国的总统正孤独地站在这窗口旁。

“好吧，马上……马上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和平！给他们自由！这种示威游行的声音已经响了多少年啦！人们无法理解，这一切，美国政府可以逐渐地解决，但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哼，现在我连马路都过不去！”查尔斯·惠特莫尔总统气哼哼地想道。

他叹了口气，戴上了眼镜（他从来没在这些人的面前露过面，因为他那带有几分蠢气的外表总是显得很高傲），开始观察起来。他极力想看清人群中的面孔，捕捉人们情绪的各种变化。他觉得，把示威游行限制在拉费特街心公园的做法是高明的。秘密警察曾建议把游行的人阻止在远离白宫的几个街坊区里，然而惠特莫尔相信自己的政治嗅觉，他开放了广场并做了几次态度友善的讲话，希望这样能预防可能出现的骚乱。然而，示威者的行为却是不可料想的。上次发生游行的时候，惠特莫尔便发表了几次振奋人心的谈话，他知道，示威者像女人

一样，迸发的激情都带有爆发性和突然性。

就像女人一样。他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并被自己的这个笑话弄得苦笑了几下。在这美好的4月的日子里，有两件事一直在折磨着他，当然聚集在拉费特街心公园抗议失业的示威者是一件事，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天一黑，他们就要各自散去，可能就此平静了，也许不会，但总而言之他们很快就会散去的。另一件事是女人的问题，惠特莫尔觉得非常可怕，很棘手。他又叹了一口气，摘下眼镜，转身离开了窗口。

艾特·麦尔菲的桌上响起了铃声——总统从他的办公室旁边走了过去。麦尔菲赶快挂断电话，跑出房间，赶上了正要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惠特莫尔。

“艾特，来吧。”总统说道。

他们两人都在彼此习惯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惠特莫尔坐在巨大的、粗笨的桌子后面，而艾特·麦尔菲则坐在靠近桌子侧面的一个黑色的安乐椅里。

“街上的情况怎么样？”总统问。

“原来可能很糟，”麦尔菲回答道，这对他来说，预示着情况有所好转，“现在示威者的态度不错。他们认为您颁布了工作地点法案是应当受到赞赏的。”

“在那儿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

“各种各样的人。大多数是工人。黑人占百分之二十。有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提着吃的东西。当然，像往常一样，也掺进一些仁慈的阔佬和精神病患者。”

“会发生骚乱吗？”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人群中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满情

绪。有人私下议论，说您要派军警驱赶示威者。”

惠特莫尔闭上了眼睛。

“真他妈见鬼，艾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难道非要请他们吃顿饭不成？！他们还想干什么？”他从椅子上欠起身子，一拳擂在桌子上。“妈的，到那儿去一趟，和他们谈谈。”

“这是不可能的，”麦尔菲说，“那儿尽是疯子，而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呛了。”

惠特莫尔懊丧地用拳头击了一下另一个手掌。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次争论都是以这种形式告终的。在美国，到处都是精神病患者，而没有一个总统能去他想去的地方。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而善于沉默则是艾特·麦尔菲取胜的唯一方法。有些人总是试图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说服总统，而麦尔菲则等着总统来找他。

“知道吗，我还有件事儿。”惠特莫尔终于开口了。

麦尔菲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是和顿娜的事儿吗？”

“嗯。”

“您想见面？”

“她这么打算。”

“您怎么打算？”

“我担心，这会很困难。窗外正在示威游行，而克莱尔又突然宣布她拒绝参加演说。”

“您明天或者后天再见顿娜。”

“她说，她不想再等了。”惠特莫尔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兜着圈子，活像一只刚被赶进笼子里的老虎。“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以乞求的口吻问道，“在这座房子里，我是一个

囚犯。”

“这是您自找的。”

“那又怎么样？我就不是人啦。难道我就什么权利都没有啦？”

艾特·麦尔菲没有回答。答案，两人都知道。惠特莫尔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无论是在敌人还是在朋友眼里，他都是个神。他可以毁灭地球，也可以将研究人员派往其他星球。然而，他与古代神话中诸神的区别是，他在类似的事情上没有更大的自由——他无法决定能否和与他的婚姻关系不相干的年轻女人会面。

惠特莫尔收住脚步，靠在桌子旁。

“我想和她结婚。我没和你说过吗？”

艾特·麦尔菲默默地看着他的主子。

“有的时候我想，滚他妈的蛋吧！这个职位并不是一切。也许，最好只在这儿呆4年，而不是8年。任职期满时，我就56岁了。随便在哪儿买个农场。我还能和顿娜生个孩子，尽享天伦之乐。”

“您可能是不幸的，”艾特·麦尔菲说，“如果您干起自己农场里的活儿来的话。而呆在这屋里的也可能是个白痴，一个月之后，您就会一事无成的。”

“好好，就算我是不幸的，”惠特莫尔说，“但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我可以和顿娜结婚并参加下届竞选。”

“连母牛也会飞起来。”艾特·麦尔菲说。

“有这种可能。”总统坚持道。

“没有，”麦尔菲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意见，“那样的话，无论是顿娜还是总统的职位，对你都是不可能的。”

惠特莫尔蹙了一眼自己的助手。

“妈的，你老有理？”

“我尽力而为吧，”麦尔菲严肃地回答着站起身来，“我得去看看，我们大街上的朋友怎么样了。”

“很好，艾特，去吧，谢谢你。”

惠特莫尔注视这个高大、肥胖的爱尔兰人的背影向门口移去。艾特·麦尔菲，这个不得志的新闻撰稿人，和惠特莫尔共事已经10多年了。说来也怪，在一段时间里，惠特莫尔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他不了解他的动机、追求甚至他的政治观点，如果这些确实存在的话。他只知道，艾特·麦尔菲在这个世界上是他唯一充分相信的人。

女秘书打来电话，他拿起话筒。

“先生，惠特莫尔夫人等着见您。”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天气阴沉沉，克莱尔想改变它是徒劳的。

“请她过5分钟下楼来吧。”

总统站起身来，往玫瑰园里扫了一眼，然后朝对着拉费特街心公园的那扇窗子走去。游行示威的人们仍在喊着要求工作的口号，不少人在冲击警察为防止人群穿越宾夕法尼亚大街和白宫前的大街而设置的路障。惠特莫尔明白，人们这一行为完全是因一个暗示性的民族神话所致。那个神话说，当彩虹1600点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消失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座巨大的白色的房子里得到解决。就连总统本人在很长时间内也是相信这个的。现在，他身临其境了，方才知道这神话的真相。

“穷困的人们啊，”他思忖道，“你们是不可能冲进来的，而

我却注定要走出去。”

在距白宫 10 几个街坊区以外，本·诺尔顿刚从自己小屋的床上爬起来。他喝了咖啡，又吃了一盘燕麦粥，在喷着热水的莲蓬头下站了很久，然后穿上长裤和运动服走了出去。他挤过那扇窄窄的小门，走进了“纳坦”咖啡馆。

“啊，诺尔顿先生，回来啦？”比特在柜台后面和他打招呼道。这位棕红色头发的小伙子在法律专科学校学了几年，现在靠在咖啡馆里干活和贩卖毒品为生。“您是什么时候飞回来的？”

“今天天快亮的时候，”诺尔顿回答道，“睡了一整天了，原打算去我的事务所，后来我改了主意，就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能让喉咙受委屈呢？”

比特莞尔一笑，给他倒了杯啤酒。

“好些日子没看见您了。哪儿去了？上伦敦了？”

“在巴黎。”

“那儿的生活怎么样？”

诺尔顿是有一定地位、遇事审慎的人。他沉思片刻说：

“巴黎的生活怎么样？比特，要论吃的、喝的，这个城市是一流的。要说女人吗，大概属三流，这要看每个人的口味儿了。自来水和取暖设施在哪儿都非常糟糕。总之，这个城市不坏，可我宁愿选择华盛顿。”

“听着，您过去跟惠特莫尔是同事，对吗？现在，您就要成为白宫的大人物了吧？”

“不，朋友。我经常提出批评意见，我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会呢？”比特不相信地说，“就这两天还来过一个家伙打听您，问谁是您的朋友之类的问题。我断定，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来对您进行委以重任之前的例行调查。”

“他长得什么样儿？”

“总之很怪的样子。穿得挺讲究，可那眼神儿就像个疯子。他走了以后我还想呢：‘瞧他那样儿，还联邦调查局的呢，整个儿一个怪物。’”

“他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诺尔顿说，“你跟他说了什么了？”

“说您是个大毒贩子，妓院的老板。”

“好样的，”诺尔顿说，“只有这样，国务卿的位子对我才是有保障的。”

比特像个毒贩子那样做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又忙着去招呼别的顾客了。诺尔顿暗自思忖道，该不是白宫真的在安排职务之前进行的调查吧。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耸了耸肩膀，随手拿起别人丢在柜台上的华盛顿《明星报》看了起来。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失业者的集会》和一则长文《惠特莫尔的一百天》，文章谈到，新总统在任职的头三个月里便树敌过多。诺尔顿对此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他和惠特莫尔曾在参议院共事3年，并且对他的政治才能非常钦佩。确实，他痛恨惠特莫尔这个狗东西，但那只是出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

诺尔顿放下报纸，他感到，回来时的欢乐已经渐渐过去，咖啡馆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了，他不想在这儿跳舞，看来，夜晚得在孤独中度过了。他脑子里闪过一串姑娘的名字，但他并不想给她们打电话，他对她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慢慢地喝着啤

酒，不禁想到了过去，想到了顿娜。

当克莱尔·惠特莫尔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她也没有坐下。

“你该走了吧？”惠特莫尔问。

“我不去了，查尔斯。”

“哦，上帝啊，克莱尔，”他疲倦地说，“我们正在竭力安抚示威者。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果你改变决定，那就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的反应过于强硬。”

“查尔斯，门口堵着成百上千的人，我没法儿走。他们会以为我是逃跑呢。”

惠特莫尔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管他叫查尔斯了。顿娜叫他“恰克”，而其他的人都称他“总统先生”。他决定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克莱尔，”他语气缓和地说道，“我请求你，去吧，去做个演说吧。这对局势会有利的。会缓和示威者的情绪。你可以这样说，你为那些失业的人深感不安。这样的演说将会使你处于有利的地位。”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清楚的计划，查尔斯，”她道，“也许，我们最好来谈谈你的计划？”

“我的计划？”他说，“我的计划就是平息这场示威游行，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会见一批经济学家。这对你合适吗？”

但是，他讲话的时候显得有些迟疑。克莱尔从不会骗人。她等待着时机成熟，然后给予准确的打击。

“查尔斯，”她厉声说道，“我得到了消息，现在有一个年轻女人就在华盛顿……”

“够了，克莱尔……”

“……她似乎永远地离开过华盛顿……”

“难道你真这么想……”

“……假如你和她见面，假如你想和她说话，假如你当着我的面儿说出她的名字……”

惠特莫尔一下子瘫倒在圈椅里。他点上一支雪茄烟，想用这个男人的动作来掩饰一下自己慌乱的心情。

“……我就收拾东西，走！”

惠特莫尔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吐出三个烟圈儿。他仿佛觉得“马上工作！”的喊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但他马上猜到，这不过是他的幻觉而已，因为任何声音都是传不进办公室来的。只有妻子的声音除外。

“别威胁我，克莱尔，”他平静地说，然后便做出那种他喜欢的轮船赌棍的模样。

“这不是威胁，这是事实。”

“离开这里是不明智的。你得留在这里并且忍耐下去。”

“也许这才是不明智的。我离开了这里，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会得到改善。而你的生活呢，对你来说，你生活的全部内容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是相当复杂的政治。好好想想吧，查尔斯，也许今天晚上你能制订出一个明智的计划。”

她轻轻一笑，走了出去。惠特莫尔坐在桌前，咬着雪茄烟，思索着最后的一步。克莱尔卡住了他的喉咙，这对他俩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她搬出白宫，宣布离婚。他毫不怀疑她能干得出来，但这决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于是他露出了笑容，开始尽情地玩味起这一念头来。他思忖道，完全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摆脱困境，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以往任何时候那样。首要

的问题不是克莱尔，他想到，她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要是在等待着倾诉衷肠的顿娜。惠特莫尔吐出最后一个烟圈，神经质地笑了笑，便伸手去抓电话。

“嘿，本，你这个老骗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诺尔顿一转身，看见了和他住了几年的邻居——记者菲尔·罗斯。

“今天才到，”他答道，“不来一杯吗？”

“好吧，可是得快点儿。”记者回答道，要了一杯酒。菲尔·罗斯是个神经质的、瘦削的人，已经40出头了。诺尔顿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记者，可自从他在通讯社负责专题采访之后，他就变得一天比一天神情忧郁了。

“本，你还在维特·斯通法律事务所上班吗？”罗斯问，“因为一桩国际案件飞往巴黎去了，是吗？”

“是啊，”诺尔顿说，“案子挺复杂。牵连了五国政府和七个石油集团，主要是超级油轮深水港的问题。菲尔，你根本没法想象，和这伙该死的阿拉伯人打官司有多麻烦。”

记者机械地点着头，然而诺尔顿发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无聊的神情。于是他决定改变话题。

“谈谈惠特莫尔吧，菲尔，”他说，“我已经离开快1年了。我离开那会儿，他还是匹引人注目的黑马。现在已经当上总统了。这个角色，他扮演得如何？”

记者正往杯子倒酒，那充满魔力的透明的液体中仿佛隐藏着宇宙的秘密。

“一言难尽呐，本，”记者终于说道，“我确信，惠特能成为一个伟人。国家需要领导者，而他的能力，毫无疑问，也是有

的。他本来能开个好头。”

“那是什么妨碍了他呢？”

“是人性的弱点，骄傲自大，无法接近。我经常听说他的一些狂妄行为。前不久他在国会无缘无故地冲着大多数党派领导人大发雷霆。还听说，他酗酒，粗暴地对待公务人员。”

无论如何，诺尔顿都不愿意袒护自己过去的主子。

“他的负载很重啊，菲尔。粗暴发火，这是一种调节的方式。”

“这么说，他就可以打人啦？”

“他打谁啦？”

“算了，忘掉我说的话吧，这话可就是你知我知啊。可我还是感到不安，本。我过去曾支持过他竞选，现在对他还寄予希望。但有时候我觉得，权力冲昏了他的头脑。”

诺尔顿漫不经心地点头。

“我该走了，”记者说，“找个时间一块吃顿饭。给我来个电话。”他向门口走去，尔后，又转身说道。“噢，我还忘了告诉你，这些日子我还看见了你的女朋友。”

“哪个女朋友？”诺尔顿心不在焉地问。

“就是在国会大厦的惠特莫尔新闻中心工作的那位。那个小姐长着一副漂亮的、深棕色的眼睛。她叫什么来着？”

“顿娜？顿娜·汉德利克斯？”

“对，对。我想起来了，她已经离开华盛顿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诺尔顿道，“你在哪儿看见她的？”

“前边那条街上。就在穿过维斯康辛街心公园，靠近法国市场的那条街上。我是从汽车的后窗里看见她的，你猜，谁和她在一起？”

诺尔顿漠然地看着他。

“你的老朋友艾特·麦尔菲。”

诺尔顿两手握紧了酒杯。

“你没看错人吧？”

记者莞尔一笑。

“还能把他或是她看错吗？”

“真是这样。”当记者挥了挥手走出门时，诺尔顿喃喃地说道。然后，他把酒倒进喝空的酒杯，心中感到一阵难受。

电话铃刚一响，顿娜立刻就去接。

“是我，”惠特莫尔说，“对不起，叫你久等了。今天天儿不好。”

他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什么时候他才能不说这句话。总统是不应该道歉的。

“天儿很不好吗？”

“再坏没有了，”惠特莫尔说，“克莱尔无论如何不去讲演，我不知道，该怎么从她那儿逃出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来天气就是这么个坏法儿。”顿娜轻轻地说。

如果顿娜劈头一阵痛骂，惠特莫尔的心里可能还好受些，然而她讲话的语调儿却是如此平静。他感到她正在疏远他。而且他担心有人窃听他们的谈话。秘密保安人员确信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条电话线，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检查是否有人安装窃听器。然而，秘密保安人员可靠吗？世界上还有人可以相信吗？顿娜可信吗？

“如果你能再等一天的话……”

“不，恰克。你叫我来，我来了，但是我绝不等。我不想孤

零零地一个人坐在这间屋子里。明天我就乘飞机回去。要不然就今天见面，要不然就算了。”

她那强硬的口气把惠特莫尔给镇住了。

“没准儿我还能逃出来，”他说，“我尽量想个办法。”

“恰克，恰克。”她说道，“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这个幻想？一切都会结束，如果我们彼此没有表露那使我们感到痛苦的东西。你看，我们彼此分离，你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到你那儿去。这太荒唐了，我简直要发疯了，无论如何我不想再拖下去了！”

惠特莫尔明白，她感到痛苦，为此她突然抱怨起自己来。

“顿娜，我想见你，拥抱你，和你谈谈，就像上次那样。这是我最急于要做的事情。我知道，你痛苦，可是再等等，我会想出办法来的。等我们见了面，一切就会好的，请求你啦。”

顿娜紧皱眉头忍住涌上的泪水。他的声音曾是多么动听的啊。他可以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讲话，并使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些话是他们自己讲的。但是，当他单独和她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这声音却几乎变成难听刺耳的了。她仿佛觉得，她在天空中飞翔，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两个人所有。顿娜还记得那个夜晚，他们同床共枕，直到曙色微明，他给她讲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述了在油田的工作及如何搭顺路的车游历了整个西部，讲打架，讲女人，讲一伙误入邪途的家伙，后来，当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她哭了。

“你的嗓子多好啊，”她说，“真可惜你不是个演员。”

“我是演员。”他放声大笑起来。

但是此刻，顿娜克制住了自己，做出了下一步的决定。

“一旦有可能，我会立刻打电话的。”惠特莫尔说。